

晓风 著

静水



非外借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晓
风
著

静水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静水/晓风著.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4
ISBN 978-7-5339-4599-2

I. ①静… II. ①晓…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
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91860 号

责任编辑 罗 艺
装帧设计 水 墨

静水

晓风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制版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数 226 千字
印张 11.375
插页 5
版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599-2
定价 38.00 元(精)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目 录

学历	1
招生	75
培训	147
事故	217
棋子	293
后记 淑世情怀与喻世宗旨	359

学 历



明天是公元 2011 年 6 月 12 日。这无论在世界史还是中国史上都注定是个平淡无奇的日子，眼下全然没有发生惊天动地的大事件的征兆。但在东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许志坚的个人历史上，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这一天他将参加博士论文答辩，如果得以顺利通过，他就将取得期盼多年的博士学位，以后在履历表上的“学历”一栏里，也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填上“博士研究生”，一洗既往因没有博士头衔而蒙受的羞辱了。

明天应该是个扬眉吐气的日子，但只怕同时也是个低眉敛首的日子。准确地说，该是低眉敛首在前而扬眉吐气在后的日子。哎！作为命运被掌控在答辩委员们手中的博士生，随便哪位委员轻轻弹一下手指，指甲里的灰尘就会扬起，弄得自己灰头土脸。所以，在他们面前低眉敛首恐怕还不够，更贴切的说法其实是“低声下气”，哪怕你是学林中的成名人物，哪怕你自己在另一场合也是答辩委员，也是博士生导师，也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你往日施之于别人的，明天别人将

同样施之于你。这就叫报应哇！

许志坚觉得自己眼下的身份很难说清楚。既是博士生，又是博士生导师。这是在世纪之交的华夏大地上滋生出的一种独有的怪现象。别说圈外人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连他自己有时候也被搞糊涂了。说得简单点，国内各高校对师资的学历要求越来越高，早在十年前，像东海大学这样的名牌高校就设定师资全部博士化的目标了。不仅新录用的师资非博士不可，已执教多年的师资如果还没有博士学位，也必须尽快取得这一头衔，即使你多年前就已晋升为教授，并且跻身博导之列，指导过多届博士生。不然，倒不至于要你下岗，但遴选学科带头人、申报“长江学者”和“国家百千万人才”等名利双收的好事就会与你擦肩而过了。你的硬件不达标，连参与公平竞争的机会都被剥夺了呀！许志坚本人不幸就属于这种“妾身未分明”的情况。

他出生在“三面红旗”高高飘扬的1958年。1985年取得“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得益于天才加勤奋，没过几年他就在理论界崭露头角了。很多资深教授都难以问鼎的权威期刊《中国社会科学》刊登了他一篇3万字的论文，而另一权威期刊《新华文摘》则摘要转载了他的核心观点。一颗学术新星就这样挟带着耀眼的光焰在校园上空冉冉升起。1995年他成为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中最年轻的教授之一。那时可真风光啊！晋升教授的第二年，他就名正言顺地摘取了博导的桂冠，志得意满地指导博士生了。不久，他又当上了新组建的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院长，在学术

和行政两个领域同时拥有了话语权。

但历史的车轮驶入 21 世纪以后，争创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响彻东海大学校园，而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志之一是国际化，国际化的标志之一又是博士化。于是，像许志坚这样功成名就但却没有博士学位的资深教授也就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读还是不读？这个问题就像《哈姆雷特》中丹麦王子的经典独白“生存还是毁灭”一样，困扰了他整整六年之久。

不读吧，周边的人迫于情势，要么读完了，要么正在读，你死扛着不读，就成了另类，成了你小时候街头大喇叭里痛斥阶级敌人的常用语——“百分之九十五以外的那一小撮”，那是犹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过去凭着自己的身板，站在人群中你是要高出一头的，多年保持着鹤立鸡群般的良好感觉，时常不免陶陶然、飘飘然。现在好了，站队时都要戴上帽子了，别人的博士帽要比你的硕士帽高出一大截，你立刻就矮人三分了！原有的自信和自傲就像附体的鬼魂一下子就被道士降妖伏魔的桃木剑驱赶走了，于是，腰也挺不直了，腿也发软了，更要命的是头也不自觉地低下了。这样，在检阅队列的那些只重衣冠的领导眼里，你差不多就是个有碍观瞻而应当一脚踢出的侏儒了！

读吧，都已经是博导了，甚至连自己早年培养的博士都已经是博导了，江湖地位够不上武林盟主，好歹也是名头响当当的一派宗师了，至少也是占山为王的草寇头目，可以在一方土地上呼风唤雨了。以这样的称得上显赫的身份去读博，纵然自己放得下身段，江湖上也会传为笑谈哪！就像某个出

道已久的掌门人，门下众弟子也都武功高强，纷纷在血雨腥风的江湖上扬威立万，突然他便宣布要拜另一位功力在伯仲之间的掌门人为师。原先平辈论交，现在却要对其恭执弟子礼，而他的门人也就相应降为徒孙辈了。这还不惹人嗤笑？这几年，随着博士热的兴起，慕名而来想投靠在他门下的学子多如过江之鲫，在读的博士生一直保持着六人左右的规模，其中总会夹杂着两名政府官员。一边指导别人读博士，一边自己读博士，岂不荒唐？不光荒唐，简直荒谬！从逻辑上也讲不通啊——你自己还需要读博士，说明你尚未达到博士水平；尚未达到博士水平，又如何能指导博士生呢？晚清吴趼人写过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叫《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眼下这二十年，国家发展很快，崛起之势已不可阻遏。但在劈波斩浪高速前行的过程中，也不时有沉渣泛起，衍生成各种怪象。可惜自己擅长的是哲学而不是文学，没有吴趼人的笔力，否则，也会撰写一本类似著作，而博导去读博士则会被列为“怪现状”之首，作为小说的第一章隆重推出。

时间在他左右为难、举棋不定中飞快消逝，转眼就到了2008年初。东海大学二级学院的院长中，他成了唯一一个还没有博士头衔的孤家寡人。其他的院长要么本来就是博士出身，要么纡尊降贵，在近年内取得了博士学位。据说攻读的方式五花八门，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学校人事处长开始对他旁敲侧击了：“许院长啊，文科的知名教授里，过去有博士学位的是凤毛麟角，现在反过来了，没有博士学位的倒成了凤毛麟角了，哈哈！许院长，你在学术上是凤毛麟角，在

学位上也是凤毛麟角哇！其实，后一种凤毛麟角不要也成。以你许院长的能耐，拿个博士学位还不是易如反掌？”他只有尴尬地笑笑，心知这是催他抓紧也去弄一顶博士帽来戴上，免得拖了学校博士化的后腿。

接下来连续发生的几件事，终于使他痛下决心，发愤攻读博士。这才有了明天将举行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有了他对答辩场景的想象。

一

许志坚对激发他读博士的诱因是永远无法忘怀的。

他是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会的副会长，也是省社联的常务理事。省社联的新一轮换届工作启动了，他还是被提名为常务理事。选举那天，因为有差额，组织方把候选人的简介发给每位与会者。他看到有关自己的简介中“学历”一栏写的是“博士”，而他本人从未提供过这一错误信息。大概是具体工作人员想当然地以为，在博士满街走的今天，大名鼎鼎的许志坚院长必定是博士无疑。他一愣，想当场纠正，但那样就会打破会场的安静了，只好作罢。他非常顺利地以高票当选了。会后，他向工作人员郑重声明自己的学历是硕士而非博士，对方也再三致歉，本以为事情到此为止了。没想到第二天就有人致信社联领导，检举他学历造假，“恬不知耻地冒充博士”。这真是冤哉枉也！更有甚者，用截屏的方式把社联印发的简介放到了网上，一时舆论大哗，他差点成为千

夫所指。幸好有关当事人主动出面澄清事实真相，舆情很快归于平静，对他的名誉并没有构成多大损害，却给他造成了难以平复的心理创伤。检举者意欲何为？不管他动机如何，假如自己的学历真的是博士，那么就不会出现那样的失误，也就不会给居心叵测者提供攻讦的机会了。嗨！说到底，这都是学历惹的祸啊！

不久，他去北京参加一个国际学术会议。开幕式后有三位嘉宾做主题演讲，他是其中之一，而且是唯一的大陆学者，因为他提交的论文恰好契合会议的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颇有几分自得地坐在嘉宾席上候场，想象着即将博得的热烈的掌声。哦，带头鼓掌的一定是自己带的第二届博士杨燕妮，这个魅力四射的美女学者总是追随当年的导师出席各种学术会议，不避场合、不加掩饰地表达对他的一如既往的崇拜，而这也已成为圈内人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他告诫自己，登台后无妨以君临天下的霸气扫视全场，展示大陆学者的王者气派，但千万不要与她的目光对接，那目光中蕴含的杀伤力会绵绵不断地释放出来，让他穷于抵御而乱了方寸，有损演讲的效果。就在他想入非非时，主持人宣布：“下面演讲的是东海大学教授许志坚博士。”他的脑袋嗡的一声胀大了。又是一次想当然的误判！他走上讲台脚步像灌了铅似的，一路都在紧张地思忖以何种方式进行更正，面色凝重，身形摇晃，仿佛不是走向讲台，而是走向刑场。他也真的想起了“戴镣长街行”的诗句，而生出一种慷慨悲壮的情怀。在讲台上站定后，他终于镇静下来，清了清嗓子说：

“感谢主持人的美意，但我还是应当说明，我是博士生导师，而不是博士。”话音刚落，他就看到台下出现了交头接耳的景象，似乎都在悄声议论他的学历，其中或许还有知情者在幸灾乐祸地传播最近发生的那起风波。他感觉望向他的目光，就像一根根想要戳破其皮囊、钻进其腑脏的钢钉，令他胆战心寒。他真的乱了方寸，原因却完全出乎原先的想象。于是，那次演讲便成为他学术生涯中的滑铁卢，而究其元凶，冥冥中将他推向滑铁卢的幕后黑手不正是学历吗？

这两起事件纯属偶然，彼此之间也没有任何因果联系，后者绝非前者的余波震荡。但深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许志坚却从偶然中看到了必然——只要学历不提高为博士，必然还会多次发生这样的偶然。必须放下架子来读博士了！读，只须忍得一时羞辱；不读，那就得承受一世羞辱了！就在这时，他听到了比他更有名的学者也屈尊读博的消息。

那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某研究所所长柳忠。他不惟著作等身，而且几乎每部著作都能在学术研究的长河里搅起不小的浪花，一朵浪花连着另一朵浪花，有时看上去也与浪潮无异了。他作为掌门人的研究所是国字号的学术机构，规格差不多等同于古代的翰林院了，其头领往往是钦点的，至少也须圣上首肯。这样一位身居要津且年近花甲的学者居然也由京师远赴武汉珞珈山下读博士，在学界引起了强烈震撼，也为媒体所热议。舆论汇成了两股不同的声浪，一说大可不必，一说很有必要。否定的一方由柳忠读博士事件切入，对重文凭而不重水平的现实倾向进行猛烈抨击。许志坚始终在外国

观战，内心却是对否定的一方大加赞许的，要不是怕惹火烧身，他恨不得也加入战团，对与此相扭结的若干社会乱象口诛笔伐了。

不过，柳忠读博士事件本身，却使他意识到自己也许过于清高，过于在意自己的博导身份，过于爱惜羽毛了。不管柳忠读博士是迫于无奈还是真的如他自己所宣称的那样是为了“充电”，他都毫不顾忌现有地位的尊贵，自己还有什么可顾忌的呢？自己在江湖上充其量也就是崆峒派、鲨鱼帮之类的非主流帮派的头目，虽也能横行一方，在顶尖高手不屑出场的擂台上，有时也能抖抖威风，却不像少林、武当派的掌门人那样能震慑整个武林，而人家柳忠则是经过层层选拔的大内高手的统领，不仅一般的江湖人物闻风丧胆，连少林、武当的掌门人，在不想与朝廷作对时，也会对他敬畏三分。自己在他面前，就是个只会耍几下花拳绣腿的小角色，虽不至于浑身抖如筛糠，却是绝不敢妄自尊大的。他都屈从现实了，自己何必要昂着并不算高贵的头颅呢？罢了，罢了，聪明一点的做法，还是步柳忠后尘吧，“见贤思齐”，先哲的话还是要听的。

更让他震惊的消息接踵而来：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以 80 岁高龄毅然攻读博士学位。他选择的学校是英国剑桥大学，夫人偕行，为他红袖添香。报载，两人在剑桥过着神仙眷侣般的生活，就像他笔下的杨过和小龙女在山洞里双修那样。不过，杨过是叫小龙女“姑姑”的，他们的情形相反，夫人的年龄要小他 30 多岁，不知会怎么称呼他了。

许志坚一开始认为，金庸读博士是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的，他早已名满天下，风靡整个华人世界了，连北大都破例给了他个“荣誉博士”的头衔，谁会质询他有没有博士学位啊？所以，他去剑桥读博士，只是为了圆一个年轻时未及抓住的博士梦，为了向世人提供一个“活到老学到老”的范例。但许多学术圈里的朋友却不这么看，他们认为金庸读博士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炒作，为了吸引世人的眼球。一位对金庸很有研究的朋友说，这些年他没有新作问世，世人对他的关注渐渐少了，这是不甘寂寞的他很难忍受的。他已经习惯了粉丝的拥戴和媒体的热捧，习惯了聚光灯一直对准他的生活。于是擅长炒作的他便不断制造新闻热点，让媒体及公众的目光重新聚焦于他。对他读博士一事应当作如是观。

许志坚静心一想，朋友的“妄议”还真有几分道理。这几年关于金庸的新闻，哪件不具有轰动效应？先是受聘担任某著名大学的人文学院院长，据说还是“实职”，要亲自管事、亲自授课的。于是各路媒体蜂拥而来，连央视名嘴白岩松也来盯着他录制访谈节目。过了一阵子，热乎劲过去了，他又宣称要将印数已达数千万册的15部武侠小说全部改写一遍，情节与人物都会有很大变动。这可了不得！整个华人世界都翘首以待了，而媒体宣传的声浪又掀起了新的高潮。不过，两三年后，读者苦盼的修改版仍没有任何动静，就像一个过于肥硕的婴儿过了分娩期还赖在娘胎中。大家多少有点失望，而有人就大不敬地怀疑他是否还具备生育多胞胎的能力。相对沉寂了一段时间，爆炸性的新闻又铺天盖地而来了：

他准备独力撰写一部卷帙浩繁的中国通史！天哪！金大侠真是神人哪！坊间流行的范文澜版和白寿彝版《中国通史》都是名家领衔而众多历史学者参撰的集体成果，他却想以一人之力“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这该需要怎样的气魄、怎样的雄才大略啊！《史记》倒是司马迁独自写成的，但人家本来就是史官，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来积累史料，还有枉受了“腐刑”而发愤著书的动力在，何况司马迁也只写到汉武帝为止，相对简单容易些。汉武帝迄今不仅时间跨度大，而且都是有文献记载的历史，史料搜集难度之大，就像一只狗熊想自个儿把一望无际的玉米地里的棒子都掰完，还要用两手兜着它们回家。除非你采用“戏说”的方法，但“戏说”哪里还会是严肃的通史著作呢？所以，许志坚当时在崇仰之际，受了朋友的蛊惑，心里也挂上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问号。关于通史的话题炒到一定的热度后就开始降温了，毕竟它不知猴年马月才能问世。就在这时，耄耋之年的金庸又杖策去剑桥读博士了！剑桥没有因本当金盆洗手的金大侠的驾幸而沸腾，不改绅士派头的教授们照旧平静得像康河里的柔波，华夏本土却差点沸腾了，金大侠的江湖地位再度飙升到华山论剑的首席。有些明星总想上头条，却总也上不了。看看人家金庸，本想淡出江湖静静读书做学问，头条却偏要虚位以待。人家从来也不搞什么新闻发布会，只要稍稍放出一点风去，舆论界就风起云涌了。这才叫功力呢！

前后四件事情，两件发生在自己身上，两件发生在别人身上，如果说它们中间贯穿着什么逻辑链条的话，链条的名

称就叫“学历”。它们都是在“学历”这块不断被深翻、被套种的土壤里孕育出的或苦或酸或甜的果实，恰好构成激发他读博的内因和外因。

三

读博士的决心已定，下一步需要抉择的是去哪儿读、跟谁读。这同样让他异常纠结。最方便的当然是在本校读，用不着挪窝儿，在自己经营了几十年的老巢里把博士论文这颗蛋生出来就是。可是，本校谁有资格做自己的导师呢？有几位资历超过他，但威望都在他之下，平时见到他都恭称“许院长”，即使在一起讨论学术问题，必待他发表高论后，他们才“冒昧贡献鄙见”，从不敢僭越。偶尔在他指定下率先发言，也必声明这是“抛砖引玉”。拜他们为师，不光自己太伤面子，只怕他们也消受不起，会连声惊呼“折煞我也”。这犹为次，更难堪的是，如果在本校读的话，他就摇身一变，成为他自己指导的博士生的师弟了，因为先入山门为大嘛！他既要给他们授课，又要和他们一起听课，至少要一起听外语课和政治课。于是，他的身份就会不断转换，门生对他的称呼及态度也会随之变化，这会让他有一种乱伦的感觉。据说，这种情况早就在一些高校出现了，所以才有那么多人感叹，学者的辈分在读博士的热潮中被彻底搞乱了。因为忌讳与同事谈论这方面的八卦新闻，他有所不知的是，导师变成门生的师弟还不足为奇，更离谱的是导师成了门生的门生——华